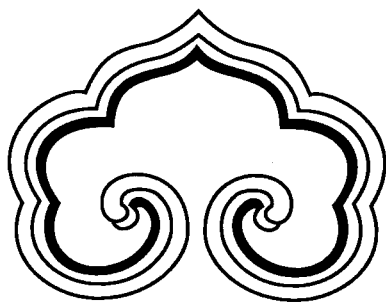


连横研究论文选

汪毅夫 主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连横研究论文选/汪毅夫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6. 3
ISBN 7-5615-2527-3/K · 334

I. 连… II. 汪… III. ①连横-人物研究-文集②连横-思想评论-文集 IV. 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006 号

责任编辑:徐长春

装帧设计:张文化

责任校对:卢维滨

技术编辑:吴晓平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http://www.xmupress.com>

xmup@public.xm.fj.cn

厦门昕嘉莹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厦门市前埔东路 555 号 邮编:361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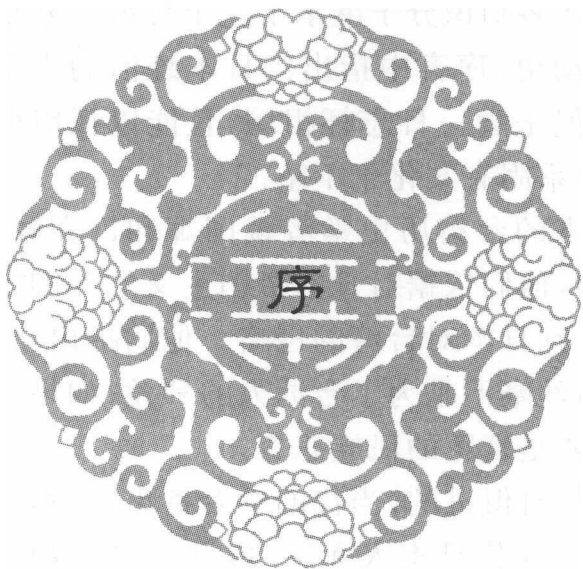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3.5 插页:4

字数:280 千字

定价:5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寄承印厂调换



陈孔立

连横的《台湾通史》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台湾历史的学术著作,关心台湾历史的人都读过它。这部著作可以称为台湾史的开山之作,至今仍然是研习台湾历史的重要参考书之一。《连横研究论文选》着重汇集近年来有关研究连横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论文,它的出版对于进一步研究连横和《台湾通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为台湾省籍的历史学者,连横对家乡有着深切的眷念,他花费了十年的光阴,历尽艰辛,写成《台湾通史》,目的是用以“昭示后人”。他要告诉台湾人的子孙:“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而又闽粤之族也”,“我祖我宗,横大海,入荒陬,临危御难,以长殖此土,为子孙万年之业者,其功伟矣”。在日本侵占台湾之后,连横作为一位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怀的知识分子,极力弘扬“民族之精神”,无愧是当时先进文化、先进思想的代表之一。

连横的“民族之精神”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本



殖民统治下的台湾,有许多知识分子继承了这个传统。蔡培火等人在《台湾民族运动史》序言中指出:“日本统治的半个世纪之间,台湾同胞不但未尝一日忘怀祖国,且能以孤臣孽子之心情,苦心孤诣,维系固有文化于不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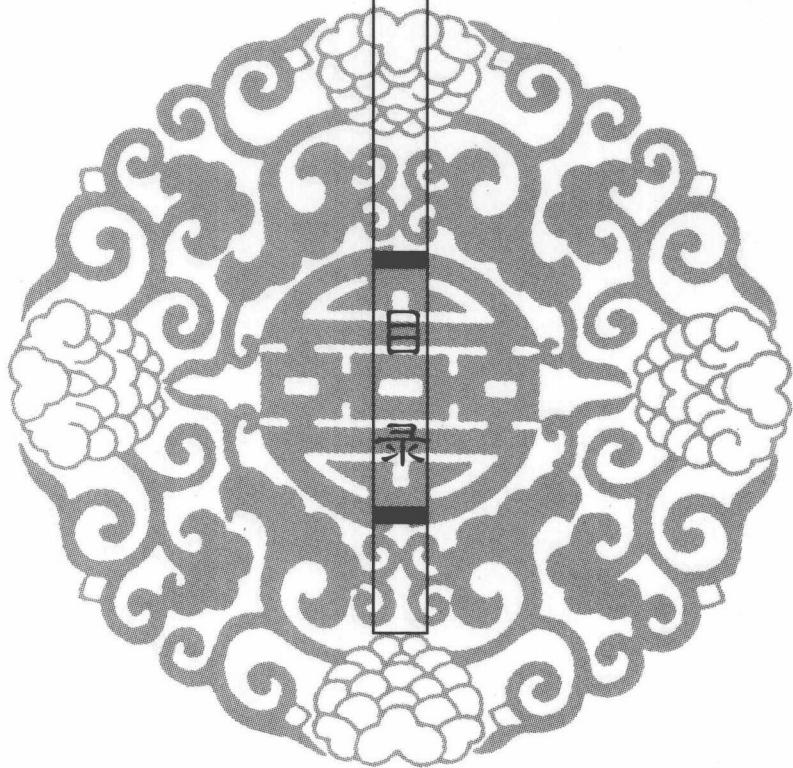
战后,两位留学日本的台湾历史学者戴国焯和许介鳞,也继承了这种民族精神,他们依据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刻了解,不约而同地揭露、批判日本对台湾的侵略。他们指出:日本人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丝毫不是为了台湾人的利益;如果一味歌颂日本帝国统治,才是真正的民族悲哀。

当然,民族精神是与时俱进的,当代的学者指出,日本侵略罪行是上一代的事,与这代日本人无关,但却不能忘却这一段历史。日据时代在台湾的建设项目是日本人不得不留下的“副产品”。这就能够更加理性地务实地对待复杂的历史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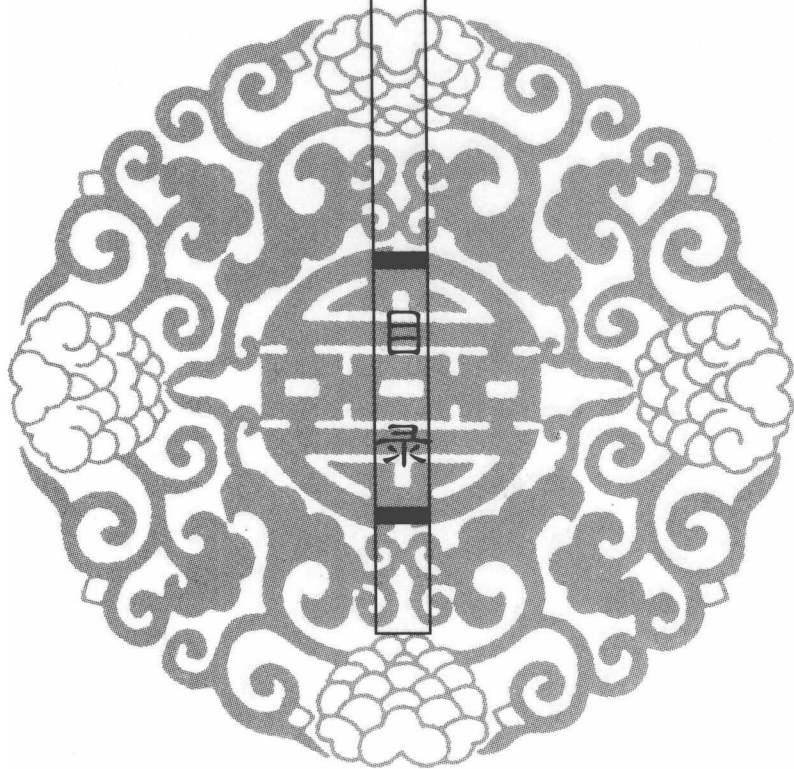
在历史上曾经饱受屈辱的中国人民是需要民族主义精神的,但与历史上有过的封闭的、种族的、排外的、激情的民族主义不同,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开放的、务实的、冷静的民族主义。这是我们从连横和后代台湾历史学者极力提倡民族精神的作为中所得到的启示。

陈孔立

2006年2月22日



《台湾通史》和它的作者连横/茅家琦/1	
连横《台湾通史》的爱国思想/来新夏/18	
连横《台湾通史》的著述旨趣/(台湾)吴福助/27	
连横与《台湾通史》/邓孔昭/47	
从《台湾通史》看连横的爱国思想/林其泉/63	
从《台湾通史》看连横若干政治观/张启琛/76	
民族之精神 人群之龟鉴	
——雅堂先生编撰《台湾通史》的方法论探析/许其端/89	
连横民众缔造历史思想述评/邓孔昭/99	
析《台湾通史·宗教志》/朱天顺/110	
林浊水对《台湾通史》的曲解/朱天顺/119	
连横有“台独”意识吗	
——评陈其南对《台湾通史》的错误解读/邓孔昭/132	
台湾一代名士连雅堂/(台湾)江锡贤/150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台湾爱国文人连横/吕一燃/171

延一脉斯文于不坠

——浅谈连横在日据时期对中华文化在台湾的维系和传承中所作的

贡献/张 宁/183

从连横的诗文看其中国文化情结/茅家琦/201

故国云山入梦遥

——论连横之诗的爱国主义思想/祁茗田/219

剑气淋漓笔雄健

——略论连雅堂诗的反帝反专制思想内涵/郑 镛/2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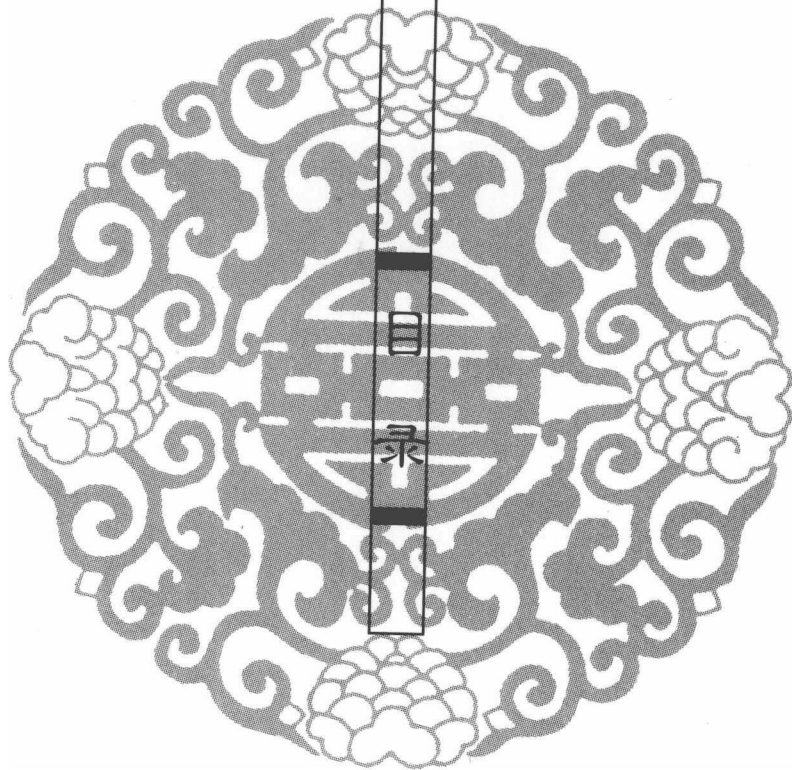
连横与台湾南社

——兼谈台湾南社与南社总社的关系/李家骧/249

《雅言》与台湾文化/汪毅夫/258

略论连横的方言研究/郭锦飙/273

《台湾语典》的“爱国保种”思想及其学术意义/陈炳昭/285



“国粹”与“种姓”:章太炎与连雅堂“语文”思想之比较/ 蒋小波/299
孙中山和连横/段云章/318
连横的祖国情怀/洪卜仁/337
闽台连氏源流考略/连心豪/345
闽台连氏源流续考/连心豪/355

《台湾通史》和它的作者连横

◎茅家琦

一

1920—1921年(民国9—10年),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出版了连横写的《台湾通史》。

这部历史著作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论述台湾社会发展立基于郑成功时代。

《台湾通史》卷一是“开辟纪”,所论主要是台湾和大陆的联系,特别是隋大业元年以后大陆和台湾的联系。书中写了大陆人民移入台湾并和台湾土著民族共同生活的历史,它写道:

及唐中叶,施肩吾始率其族迁居澎湖。肩吾,汾水人,元和中举进士。……历更五代,终及两宋,中原板荡,战争未息,漳、泉边民渐来台湾,而以北港为互市之口。……蒙古崛起,侵灭女真,金人泛海避乱,漂入台湾。宋末零丁洋之败,残兵义士亦有至者。故各为部落,自耕自贍,同族相扶,以资捍卫。……天启元年,海澄人颜思齐率其党入居台湾,郑芝龙附之,事在其传。于是漳、泉人至者日多,辟土田,建部落,以镇抚土番,而番亦无猜焉。



但是,该书明白无误地把郑成功驱逐荷人,在台湾建立政权,作为台湾社会发展的“立基”之始。作者在《台湾通史》自序中说:

台湾固无史也,荷人启之,郑氏作之,清代营之,开物成务,以立我丕基,至于今三百有余年矣。^②

连横又说:

延平入处,建号东都,经立,改为东宁,是则我民族所肇造,而保守勿替者。^③

在“列传六·乡贤列传”中,作者一开始就写道:

连横曰:台湾自开辟以后,风淳俗美,士之出入庠序者,多兢兢自守,而祀于乡贤祠者五人,是则古之君子歿而祭于社也。^④

这五位乡贤是王凤来、陈震曜、郑崇和、郑用锡、郑用鉴。王凤来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岁贡补漳平县学训导。陈震曜于嘉庆十五年(1810)以优行贡太学,二十年到福建,历署建安、闽清、平和等县教谕。郑崇和是嘉庆、道光时人。郑用锡于道光三年(1823)举进士。郑用鉴于道光五年(1825)贡成均。总之,这五位都是清朝初年以后的学者。连横说:台湾自“开辟”以后,风淳俗美,士之出入庠序而祀于乡贤祠者五人。他用了“开辟”一词。根据这五位乡贤是清初以后人士这一点分析,这里所说的“开辟”,实际上就是指郑成功在台湾建立政权。

第二个特点是:记录并歌颂台湾各族同胞的反割台武装斗争。

这在“列传八”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列传八”一共包括六个列传,写了七名反割台人士。这六个列传是:“丘逢甲



列传”、“吴汤兴列传”、“徐骧列传”、“林崑冈列传”、“吴彭年列传”、“唐(景崧)、刘(永福)列传”。

“吴汤兴列传”云：

乙未之役，台湾自主，各乡皆起兵自卫。汤兴集健儿，筹守御，及闻台北破，官军溃，褙旗纠旅，望北而誓曰：“是吾等效命之秋也！”众皆起，遂与生员邱国霖、吴镇洸等，募勇数营。^⑤

“徐骧列传”有云：

十三日，日军大举，以击(肖)三发之营。徐骧(简)精华援之，相战数日，弹丸尽，退于他里雾，日军复迫之。徐骧方食，趣诸军出，回顾曰：“今得弹丸千，犹足以持一日夜，顾安所得者？”奋刃而前，左右数十人从之。欲伏险以击，中弹踣，跃起而呼曰：“丈夫为国死，可无憾！”^⑥

“林崑冈列传”云：

(崑冈)闻前敌叠败。集曾文溪以北庄人而告之曰：“台湾亡矣！若等将何往？吾欲率子弟，卫桑梓，若等能从吾乎？”应者百数十人。推新营庄生员沈芳徽统之，而己为佐。遣人赴台南，请军器，仅得旧铳数十杆，邀战于铁线桥。崑冈持棉牌，握利刃，勇士数人从之，踊跃而进，日军稍却。复战于沟仔头，杀一中尉。沿途庄民亦持械拒战，忽合忽逝，二十有三日，日军大进。崑冈指天而誓曰：“天苟不欲相余，今日一战，当先中弹而死。”众皆感泣。鸣鼓出，弹贯其胸，握刃坐，长子亦战死。越五日，庄人乃收其尸，倔强如生，年四十有五。^⑦

“吴彭年列传”云：

永福固骁将，越南之役，以战功著。至台以后，碌碌



未有奇能。唯其幕僚吴彭年，以一书生提数百之旅，出援台中，鏖战数阵，竟以身殉，为足烈尔。……连横曰：如彭年者，岂非所谓义士也哉！见危授命，誓死不移，其志固可以薄云汉而光日月。夫彭年一书生耳，唐、刘之辈苟能如其所为，则彭年死可无憾，而彭年乃独死也！吾望八卦山上。犹见短衣匹马之少年，提刀向天而笑也！乌乎壮矣！^⑧

对丘逢甲，在“丘逢甲列传”中，连横作如下的一段评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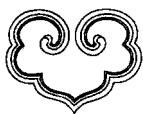
逢甲既去，居于嘉应，自号仓海君，慨然有报秦之志，观其为诗，辞多激越，似不忍以书生老也，成败论人，吾所不喜，独惜其为吴汤兴、徐骧所笑尔。^⑨

在《唐、刘列传》中，连横引用了刘永福如下的一段话：

日本要盟全台竟割，此诚亘古未有之奇变。……顷顺輿情，移驻南郡。本帮办亦犹人也，无尺寸长，有忠义气，任劳任怨，无诈无虞，如何战事，一担肩膺；凡有军需，绅民力任，誓师慷慨，定能上感天神，惨淡经营，何难徐销敌焰。^⑩

《台湾通史》写作出版于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下的台湾，连横如此明确而且高度地赞扬抗日义士，对于发扬台湾各族人民的民族精神，鼓舞各族人民的反日寇统治的意志是有重大作用的。在“林崑冈列传”中连横写了这样一段话：

乙未之役，苍头特起，执戈制梃，授命疆场，不知其几何人，而姓氏无闻，读者伤之。昔武王克殷，殷人思旧，以三监叛，周公讨之，读史者以为周之顽民，即殷之义士，固不以此而泯其节。晋王定王，王赐阳樊，阳人不服，晋师围之。仓葛大呼曰：“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宜吾之不服也。”晋师乃去。读史者以为仓葛之知义，而晋文之秉礼，复不以此而讳其言。夫史者，天下之公器，笔削之权，虽操自我，而褒贬之旨，必本于公。是篇所载，特存其事。死者有知，亦可无憾。后之君子，可以观焉。^⑪

这段话可能是对日本统治当局的一个交代，虽然如此，作者秉笔直书、死亡不惧的精神也是十分显著的。

第三个特点是：阐述了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同一性。

《台湾通史》从职官制度、典礼、教育、刑法以及文学等各个方面叙述了台湾和大陆在文化上的同一性。

在“职官志”中，连横说：

台湾为荒服之地，中古未入版图，草衣木食之民自生自养，老死不相往来，固不知所谓政治也。……延平既至，析疆行政，抚育元元，而我颠沛流离之民，乃得凭籍威灵，安生乐业。

郑氏政权乃是台湾地方政权，它仍然奉明朝为中央。《台湾通史》说：

初延平开府思明，军国大事，一日万几，分所部为七十二镇，令六官理国务，一时人才荟萃，庶绩咸熙。凡所便宜封拜，辄朝服北向，望永历帝座疏而焚之。^⑫

郑氏之时，朔望必朝。每有封拜，辄朝服北向望永历座疏而焚之。^⑬

书中列举《郑氏中央职官表》、《郑氏台湾职官表》、《清代职官表》。从这些表中，人们可以看到，它是仿照大陆职官制度而设置的。

在“典礼志”中，连横说：



台湾为海上荒服，我延平郡王辟而治之，文德武功，震烁区宇，其礼皆先王之礼也。至今二百数十年，而秉彝之性，历劫不没，此则礼意之存也。^⑮

关于教育，连横说：

台湾为海上荒岛，靡有先王之制也。……延平克台，制度初建，休兵息民，学校之设，犹未遑也。永历十九年八月，嗣王经以陈永华为勇卫。永华既治国，岁又大熟，请建圣庙，立学校。……从之，择地宁南坊，面魁斗山，旁建明伦堂。二十年春正月，圣庙成。……清人得台之后，康熙二十二年，知府蒋毓英始设社学二所于东安坊以教童蒙，亦曰义塾，其后各县增设。……康熙二十五年，福建总督王新命、巡抚张仲举奏准，台湾岁进文武童各二十名，科进文童二十名，廪膳生二十名，增广生如之。^⑯

在“刑法志”中，连横说：

台湾为荒服之地，我先民之来居聚者，耕渔并耦，无诈无虞，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但有乡约，而无国法，固不知其几何世也。及明之季，荷兰入处，布政施教，始以其法颁之台湾。所谓属地之法也。……土番睨睨心，受其约束，莫敢支吾。而郭怀一则愤其暴而欲逐之，事虽不成，死者相继，而积怨日深，内讧不息。郑师一至，而荷人且败走矣。延平郡王郑成功既克台湾，养锐待时，与民休息，而立法严，犯者无赦。……清朝得台之后，颁行清律。清律之制，始于顺治三年。入关未久，多沿明律。康、雍两朝时有修改，及乾隆而大备。所谓大清律例者也。……台湾刑法既遵清律，世有其书。



故不载。唯所异者，则絜眷偷渡之律，侵垦番地之律，娶纳番妇之律。^⑦

从上述几个方面可见连横将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同一性，说得很明确。在“文苑列传”中，他既叙述了台湾文化和大陆文化的同一性，又指出当时有人欲毁灭台湾固有文化，希望台湾各族人民进行抵制。他所指的显然是日本殖民主义者。他说：

横不敏，弱冠以来，勉学为文，而望道未见，不能有所成就，拳拳之心，固未息也。子桓有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彼其人，尚有志，况横之丁此时会者哉？洪钟毁弃，釜瓦雷鸣，道术将为天下裂，苟不出而葆之，唯见沦胥以亡尔。呜乎！文运之衰，至兹极关！仓颉之字，孔子之书，人且唾弃，吾又何暇治文哉？夫见异思迁者，佞士之巧也；居今怀古者，笃学之勤也。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当此文运绝续之时，一发千钧，为任甚重，台湾文士其有起而肩之乎？此横之所大望也。^⑧

《台湾通史》具有上述三个特点，无怪乎当时章太炎誉为是具有民族精神的“必传之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重版发行。1983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再版印刷发行，1984年台湾“国立编译馆”发行了修订校正版。

二

连横编写这样一部《台湾通史》并不是偶然的行动，而是有深厚的思想基础的。连横字武公，号雅堂，又号剑花，原籍



福建省龙溪县。清朝初年其祖先为反抗满族统治,迁移到台湾,到连横时已历经七代二百多年了。连横生于1878年(光绪四年)。他住在台南宁南坊的马兵营,原为郑氏驻兵之地。其父连永昌,“半耕半读”,很会治家,建筑了相当壮丽的住宅。古木郁苍,境绝清幽。可是乙未割台以后,日本殖民当局在马兵营新筑法院,连家遭毁,“危墙画栋,夷为平地”。^⑩

国难家仇,对连横的刺激是很深的。他写的《过故居有感》诗云:

海上燕云涕泪多,劫灰零乱感如何?
马兵营外萧萧柳,梦雨斜阳不忍过。^⑪

《宁南春望》诗云:

宁南春色梦中横,动后登临气未平。
青草白沙乌鬼渡,绿天红雨赤嵌城。
豹文暂隐何曾变,龙性难驯或一鸣。
凄绝钓游旧时地,夕阳空下马兵营。

连横并自注云:

马兵营,郑氏驻兵地,在宁南门内,水木明瑟,自吾始祖卜居于此,迨余七世。乙未之后全庄被迁,余家亦遭毁。此恨绵绵,何时能已!^⑫

民国初年,他曾东游日本,写下了《东游杂诗》,其中《过马关》一首云:

两山突兀拥严关,海国金汤岂等闲。
落日荒涛望天来,不堪回首是台湾。^⑬

辛亥革命以后,他一度回到大陆,写了很多诗,总名《大陆诗草》,其中《柴市谒文信国公祠》有云:



我亦遘阳九，伶仃在海滨。
中原虽克复，故国尚沉沦。
自古谁无死，宁知命不辰。
凄凉衣带语，取义复成仁。^②

诗中所云“中原虽克复”，指的是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故国尚沉沦”，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尚霸占台湾。

自幼连横就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割台时，他年十八，手写少陵全集，学诗以述家国凄凉之感。客观上家国之恨，主观上传统文化的熏陶，使得连横不愿老死牖下，他要有所作为。这样一种思想情绪，在他写的《题桃花源图》二首诗中充分流露出来。其一云：

六国凄凉劫火余，念家山破恨何如？
匹夫亦有兴亡责，忍爱桃花自隐居？

其二云：

桑麻鸡犬自成邻，流水桃花别有春。
若使刘项皆遁世，他年何以报强秦？^③

他选择了在文化战线进行斗争的道路。为了保存台湾文献，阐明台湾历史的真面貌，为了激扬台湾人民的民族精神，他编写并出版了《台湾通史》。对此，连横自己有两段说明：

夫史者，民族之精神而人群之龟鉴也。代之盛衰，俗之文野，政之得失，物之盈虚，均于是乎在。故凡文化之国，未有不重其史者也。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是以郢书燕说犹存其名，晋乘楚机语多可采。然则台湾无史，岂为台人之痛欤？……横不敏，昭告神明，发誓述作，兢兢业业，莫敢自遑。遂以十稔之间，撰成《台